



晚清报载小说戏曲 禁毁史料汇编

下

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
Forbidding and Damaging Novels and
Operas in the Late Qing Newspapers

张天星 编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成果

晚清报载小说戏曲 禁毁史料汇编

下

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
Forbidding and Damaging Novels and
Operas in the Late Qing Newspapers

张天星 编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下编 禁毁舆论

论 说

请禁花鼓戏说

河东逸史稿

顷读贵馆初四日《申报》所载《花烟馆坑人论》，义正词严，实于世道人心大有裨益，不胜钦佩，然余谓上海地方最足坏人心术者，又莫如花鼓戏。请为详陈之：查梨园之设，由来已久，原属例所不禁，苟所演诸剧均忠孝节义、可泣可歌之事，使人观感兴起，未始非易俗移风之一助，即有事涉风流而曲文雅驯，断非俗人所能领解，为害尚不甚深。若花鼓戏，则以真女真男当场卖弄，凡淫艳之态，人所不能为暗室者，彼则化日光天之下，公然出之；秽褻之言，人所不忍闻于床第者，彼于稠人广众之场，大声呼之。其忘廉丧耻，较之古人裸逐，相去几何？此等戏班，兵燹以前，东乡一带，亦常有之，然一叶扁舟，往来无定，或于穷乡僻壤，偶尔开台，一阅甫终，片帆已挂。盖恐当道闻风驱禁，犹存顾忌之心。而乡间妇女尚有因之改节者，密约幽期尚有因之成就者，诱人犯法，已属不堪。今则依仗洋商，恃居租界，目无法纪，莫敢谁何。于是戏园所在，恐人不见，则悬旗以招之；恐人不闻，则锣鼓以闹之；恐不知其女之美，则倚栏杆而引诱之；恐不知其戏之淫，则书名目而牌示之。且取价甚廉，囊有数十青蚨，即可入座。语言甚俚，虽至乡愚妇稚，莫不会通。因之老少纷来，男女杂坐，恬不知怪，几若别有洞天。夫情欲之感，尽人而同，日闻师友之箴规，常睹圣贤之遗训，犹且一时失检败节丧名，今乃使淫女狂童为之耳提面命，心非木石，有不移情改性，同入禽兽之途耶？余故曰：坏人心术，莫若花鼓戏也。

（1872年10月15日《申报》）

正本清源论^①

自来为善必须正本清源，除恶务在塞源拔本，本不正，源不清，为善

^① 本文亦被1875年8月第36号《中西闻见录》转载。

必不能真；本不拔，源不塞，除恶必不能尽也。

近日上海青楼、烟馆、戏园、花鼓、女堂，淫风日炽，议者以为伤风败俗，莫此为甚，急盼官府之严禁焉，意未尝不是。然此末耳流耳，而非本源之所在也。愚意以为官之禁不及其家之禁，家之禁不及其身之禁，身之禁不及其心之禁。虽然欲自禁其身心，又非读书明理为善修身不可。果能读书明理为善修身，则畏天命、畏大人、畏圣人之言，爱声名、爱品行、爱节义、爱精神、爱父母之遗体，然后知我身心乃性命之存亡所系，彝伦之敦叙所系，人禽之界限所系，礼义廉耻之有无所系，天下国家之治乱所系，造化之范围万物之曲成所系。吾身可以为忠臣孝子之身，吾身可以为仁人义士之身，吾身可以为圣贤豪杰之身，吾身可以为善人君子之身，吾身可以为神明仙佛之身，吾身可以与天地比寿，吾心可以与日月齐光，吾心之光明可如白日青天，吾心之气象可如泰山乔岳，吾心之坚确可如磐石砥柱，吾心之洒落可如霁月光风，吾心之器宇可如海阔天空，吾心之机趣可如鸢飞鱼跃，吾心之刚劲可如苍松老柏，吾心之祥瑞可如麟趾凤毛，吾心之虚直可如翠竹碧梧，吾心之纯白可如冰清玉洁，吾心之醇厚可如和风甘雨，吾心之严肃可如烈日秋霜，吾心之精彩可如景星庆云，吾心之古朴可如浑金璞玉，吾心之力量可以旋转乾坤，吾心之经纶可以参天贰地。是则吾身吾心自有尊爵，吾身吾心自有安宅，吾身吾心自有正位，吾身吾心自有大道，吾身吾心自有广居，吾身吾心自有膏粱，吾身吾心自有文绣，吾身吾心自有极净之地，吾身吾心自有极乐之天。吁，诚知吾身吾心如此精微，吾身吾心如此广大，吾身吾心如此洁静，吾身吾心如此斋庄，吾身吾心如此温柔，吾身吾心如此刚健，吾身吾心如此中正，吾身吾心如此高明，吾身吾心如此尊严，吾身吾心如此贵重，吾身吾心如此纯粹，吾身吾心如此神奇，吾身吾心如此风光，吾身吾心如此荣耀，自然守身似玉，一片冰心，惕厉战兢，临深履薄，目不视非礼之色，耳不听非礼之声，口不道非礼之言，鼻不嗅非礼之香，舌不尝非礼之味，足不践非礼之地，身不为非礼之事。回视青楼，直如黑狱，烟馆直如监牢，戏园直如法场，花鼓直如妖魔，女堂直如鬼域，如狐鼠如蛇蝎，去之惟恐不远，避之惟恐不速，见之以为不祥，虽诤之诱之强之逼之，亦万万不肯入其中矣。尚奚用官府之禁哉？噫嘻，此乃自禁其身，自禁其心者也，此乃知本源之所在者也，此乃能塞源拔本正本清源者也。而或者曰：“阴律谓淫人妻女，得子孙淫佚报。古人言其父贪刻吝啬，必生骄奢淫荡之男。”若是乎，本源又在其祖父之身心矣。桃源渔叟稿

（1872年11月30日《上海新报》）

劝勿点淫戏说

中华友

上海为众商聚会之所，凡举会请客者，咸邀入戏馆，利其便也。钱多席丰者居正席，钱少席寡者居傍座，而戏则点于正席之主客焉。尝见点戏之时，有务择其淫谑之戏以夸所点之善者，心窃耻之。夫一馆之内，少长咸集，不下数百人，彼优伶身为贱役，不惜丑态以献媚于人，固无足怪，而阅戏者率皆良家子弟，年高者虽不为之动，而少壮者视之，则心神俱荡，鲜有不因此而貽害者矣。试思优伶贱役，何所不可？秽褻之言与秽褻之态，描情尽致，曲曲传宣，皆从若辈手口而出，青年子弟目之所盼，心之所思，或从此而斫丧其真元，或从此而驰骛乎花柳，背其父母试及奴婢，病从此生，身从此殒，钻穴踰墙之事，无所不为，偷期密约之事，无所不干，伤风败俗，可胜言哉？敬为高明者劝，嗣后入戏馆切勿点淫戏，庙社敬神，尤宜切戒。盖庙中不能禁妇女之不来，而愚昧者尤易蛊惑也。且敬神本欲以求福，而淫戏适足以贾祸，人可不自警哉？即此是福，即此是德，愿诸同志互相告诫，功德匪浅。

(《中国教会新报》1872年第177期)

论淫书淫画淫戏不宜看

守黑老人

戒淫之文，先贤言之详矣，且痛切言之矣，自好者触目警心，或不致作荡检踰闲之举，以干国宪阴律之诛，此其显而易见者之不待赘言也。而隐受其害之足以坏人心而伤风化者，则莫如淫书淫画淫戏三事。

夫美人香草，本属寓言，不过文人笔墨，藉绮语之缠绵，达柔情之缱绻，吟风弄月，赋物言情，赠帕弹琴，借题写意，如锦花泡语等书之一往空情，令人心摇目眩也。等而下之，至于小说弹词，俗影村言，写出偷香窃玉，绘成钻穴踰墙，粗鄙不堪，秽污特甚，不可出诸口者，居然笔之于书，此野史稗说等书之久干厉禁也。至于淫画淫戏，殆有甚焉，春苑秘戏，当场出丑，淫情点缀，摩传口角，风情秽体，描工幻出，肌肤褻体。化日光天之下，忘耻寡廉；瞻观视听之余，乱心荡志。三者之遗害，人每不及防。而受其害者，则如火燎原，一向而不可扑灭也。每见人家子弟，其聪明特秀者，阅之而执迷不悟、隐泄其原精者有之，自戕其性命者有之；其愚鲁质朴者，阅之而效尤不悛、紊乱伦常者有之，显犯王章者有之。是为人父兄者，并未尝导其淫、诱其淫，而子弟之观淫书、阅淫画、听淫戏，直不啻父兄导其淫、诱其淫矣。且不啻父兄迫其死、蹙其生矣。况残篇断册，遗落闺中，妇女无知，偷窥窃视，其害更有不可胜言者。淫

词秽曲唱演神前，天道祸淫，降灾愈酷，其罚已在万恶之首，人孰不爱子弟、不敬神明，而独于淫书淫画淫戏玩而忽之，岂老悖不念子孙哉？故欲求祸者弗思甚耳。

我故不揣迂拘，刍尧再献，诸君子其有同志乎？随地留心，遇有淫书淫画淫戏，取而焚之，禁而绝之，虽不能锄尽根株，究亦足以补救世道，而使少年子弟不致夭折之伤，除害自膺多福，冥漠中不爽报施，古训昭垂，引为炯鉴，是则予之厚望也夫！

（1873年3月7日《申报》）

拟开演善戏馆莫如禁绝各戏园淫戏论

尝思当其可之谓时，行而宜之谓义，是事本制乎宜，要在衡其时之可行，能适其可自皆协乎义之宜。乃今有绅善某先生者，目击沪间之恶习，思回既倒之狂澜，因挟重资远游湖越，雇来善戏攒合一班，于石路中市开演，藉为劝化。事非不善，义非不宜，而未及来复之期，观者绝迹，卒至收场。其故何哉？皆由申地戏园，首在脚色驰名，次必行头新彩，再有唱工、做工、打工方能取胜。若此班一色俱无，直如乡间之花子班耳，而欲动人之观听，以默寓其劝惩，岂可得耶？且考虚戈为戏，本属梦幻，而始为傀儡，继作俳優，将古来之忠孝节义、奸盗邪淫，无不穷形尽相，抑事中之离合悲欢、喜笑怒骂，亦皆摹像入神。考之唐明，设左右教坊，始有梨园子弟，所谓霓裳雅奏者。然其词调清幽，仅足供上达之娱情，难激下愚之惑志，是以后世降为高腔，为梆调，及复有二簧西琵诸曲，词白虽皆粗俗，颇盛行之。每见观者拍案、听者击节，觉游戏之中，具有前因后果，鉴临之下，不无福善祸淫，洵足启发人之善心，惩创人之逸志，又何须专设善戏以不足惊人之物色来此班门弄斧耶？噫，是不度其地之宜也，是不审其时之当也，是并不知自量而第沾沾于事之善以弋誉而沽名也。盖沪郊一靡丽纷华之境也，淫俗流行，淫风日炽，岂惟淫戏之能诱人？亦岂善戏之能化人？他如青楼比户，则有幺二长三，以及花烟灯、私局，与夫帽儿戏、花鼓戏等名目。再有女唱书馆、娘姨烟馆皆属淫人之物，陷人之坑，今仅以无足重轻之善戏，化俗移风，何殊以杯水救车薪？火正燎原，岂能扑灭耶？

夫戏之为文，本从史传、记说、演义、淫词诸书串合而成者也，生丑净旦，人各肖形，唱引曲词，言皆醒世。特世风日下，人竞趋淫，遂艳其奸诱之情，忘其果报之事。人能于所果报推厥由来，将目触心惊，自可鉴戒，以虚为实，似实仍虚，全在看者意为之耳。若今专演善戏，难动大观，莫如飭令大小戏园，将一切淫戏开单呈验，删其前之淫诱，并小说书

词一律查禁，摘其后之报应足警人心者，准行串演，仍勒令各园具呈供结，后如再演淫戏，照律坐法，晓谕通衢，并禁点演，未始非惩恶劝善之一助也。即不然，或将串成善戏各出稿本照录数分，发交大小园，每日照本串演一二出，抑或将雇来脚色，择有善戏入相者，散入各园，俾其传授演法，庶南北园处处善戏兼有，人物彩色衬合生新，自必观者多多，感化日广，较之孤立无倚，专囿一隅，徒费钱粮，毫无济益者，当何如耶？是在有心世道者斟酌尽善以行之，则得矣。

（1873年4月8日《申报》）

禁止妇女看戏论

日前因广东韦王氏^①及优人杨月楼一案，闻上海绅董有稟请禁止妇女看戏之举，因未能防范于前，尚欲求补苴于后，可谓因时救弊，煞费苦心，亦善举也。然余不能无议焉。

夫洋场之所称为妇女者，良家尚不及半，其实则广东之咸水妹、洋人所包之广东婆、与夫本地之长三么二、说书先生、花鼓戏、私窝子、花烟间女堂倌、拼头妇、搭脚娘姨居多，有如许光怪陆离之妇女，而欲其咸遵约束，不犯律法，岂不难哉？而且官欲禁止，必须会同外国领事，戏馆以妓女为生财之道，妓女以戏馆为出色之场，安得不设法哀求领事，少弛禁令，如法界内之花鼓戏，至今仍然开演，非明证与？故我谓凡事贵务实，但当专指曰禁止良家妇女不准看戏，不必泛言曰禁止妇女看戏。盖专指良家妇女以后，良家妇女一入戏馆，则无赖子必指而目之曰：“此殆妓女耶？否则必不来矣。”良家妇女不堪其戏侮笑谑，自此断不入戏馆矣，岂非一禁即止哉？若泛言曰妇女，则娼妓故犯功令，有司又安能日日办此妇女看戏之案？少纵即弛，则良家妇女又从而效尤矣。岂非禁犹不禁哉？

抑吾更有进者，即以戏论，陆登之一门尽节，花云之万箭丧身，岂不足以教忠？目莲之为僧救母，安安之送米养亲，岂不足以教孝？碧莲姐之守节训子，秋湖妻之受侮投缳，岂不足以教节？《九更天》之钉板鸣冤，《一捧雪》之换监代戮，岂不足以教义？至于阎婆惜之受戮于乌龙院，潘巧云之并杀于翠屏山，瑞云尼之铜铡丧身，刁刘氏之木驴游市，岂不足以

^① 韦王氏，韦阿宝之母。韦阿宝，广东富商之女，1873年，年方十七的韦阿宝因观看杨月楼演剧，顿生爱慕之心，其与杨月楼的婚姻虽得到韦阿宝之母的支持，但遭到韦阿宝叔父及寓沪广东绅商的反对，在杨月楼和韦阿宝成婚之日将他们捆送县衙请究。最后韦阿宝被其父逐出家门，由官媒择配；杨月楼以拐盗罪名治罪。这就是晚清轰动一时的“杨月楼风月案”。

戒淫？若于戏罢台空，归家燕语之时，为父母兄弟者果能为之一一开导，又何尝不为劝惩之一道与？且妇女谨守闺门，毫无闻见，故一旦得见一美男，即生羡慕，若任其常常看戏，则演者看者之美男不一而足，又安能人人而悦之哉？亦犹富贵之家日饜粱肉、衣文绣，岂复羡慕？若令贫贱见之，安有不啧啧称美乎？

今因一人犯案，遂归罪于看戏，遽禁众人不准看戏，得勿因噎而废食乎？试思至圣教人，但训为为国为民之君子，并戒为患得患失之鄙夫，乃一王误学周公，杨雄误学孔子，阿瞞误学文王，甚至曹丕诸人误学尧舜，又有吴开、莫侔，为不肖之状元，复有秦桧、魏藻德为无耻之状元宰相，国家岂能因此而废状元？因此而废宰相？并因此而废至圣之教乎？此虽我一偏之论，然亦不无至理存焉。以此类推，当能得其要领矣。

总之，古人所训妇女不宜为之事，皆为训良家妇女言之也。若寡廉鲜耻之妇女，又何责焉？今统言曰禁止妇女不准看戏，则寡廉鲜耻者且曰：“礼岂为我辈设哉？”又安有不冒犯禁令者乎？寡廉鲜耻者既犯禁令，则良家妇女又从而效之，安用此禁止为哉？且我闻咸丰年间，京师亦有此禁，厥后妓女有另设戏筵以请份子者，于是良家妇女，亦敛资而演堂戏。京师尚且如此，何况沪上之洋场哉？我故谓当专指良家，不当泛言妇女也。语曰：令出惟行勿为反。若令而不行，是不若不禁之犹为愈也。好名之人宜熟筹之，勿使出尔反尔，致貽笑于一时也可。

(1874年1月6日《申报》)

与众乐乐老人致本馆书

前阅贵馆所登《禁止妇女不准看戏》一论，分别良贱，仅欲禁止良家，更为卓识，乡绅防患之心既能无阻，戏馆生财之道亦未尽除，俾戏馆不至见恶于乡绅，而乡绅不至招怨于戏馆，是一举而三善备焉。然推究其理，亦有偏枯之病。

夫看戏一举，原属赏心乐事，本当男女同乐，良贱共观。今妇女仍无厉禁，惟良家独至向隅。故愚谓此论未昭平允，试思男子处世，有交游之乐，有登临之乐，有酒食征逐之乐，有狗马田猎之乐，甚至有秦楼楚馆之乐，博钱踢球之乐。而在妇女皆无之，至于看戏一事，可以消愁解闷，可以博古通今，可以劝善惩淫，似宜任其观阅无禁，不宜复分男女，复论良贱也。而且男子日专心于经理生业、应酬人事，踵事于繁华之地、财利之场，日有盈而岁有益，可以无从事于戏馆，或者亲朋初至，宾主相逢，不得不藉戏馆以为酬酢之地，甚至有亏本倒帐不幸诸事，为之友朋者更不能不藉戏馆为解忧消遣之举矣。至若生在深闺，毫无乐趣，已属不幸之身，

倘再遇不幸之事，或因夫妻反目、子女伤心，难觅排遣之方，闺中良友邀赴戏场，以释愤懑。此亦人情之至当，尚非国法所必禁者。今因偶尔妇女二人看戏被迷，遂累及上海一县妇女，禁止不准看戏，岂非波及无辜乎？若使向来妇女一入戏馆，尽行被迷，则此禁万不能停，万不可缓，是戏未有不迷人，而人未有不为戏所迷者，有是理乎？倘为二人被迷竟禁一县妇女，是犹因一人出门赴市，而被车马碰伤，遂禁一县之人不准出门赴市乎？禁止何尝非理，然使人尽杜门市无行人，可乎？又如一人因醉伤人，遂禁一县之人不准饮酒。因严酒禁而废沽酒之肆，并废饮酒之礼，能乎？不能。夫世事之出人意表者，每因平常之偶变也。以偶变之端，何为废平常之事乎？就大事而论，尚且不可，何况区区看戏之小事耶？且妇女之贞淫，岂关看戏？其人果贞，虽看戏亦不改其常，其人果淫，不喜看戏之人而有苟且之行亦多，要在乎家主平日之修齐刑于，不在于偶尔之看戏行乐也。故吾深不愿有此一禁也。他日者余将携家属同赴戏馆，不徒愿吾一须眉男子独乐其乐，并将使吾众巾帼妇人共乐其乐，不徒携我家妇女与少乐乐，并欲邀同人妇女与众乐乐，断不因贵馆之论禁止，遂使之大杀风景也。

夫禁止不准往看戏者末也，禁止不准演淫戏者本也，淫戏不演，看戏何害？道宪此禁可谓知其本而得其中矣！贵馆以为当否？

（1874年1月13日《申报》）

国忌演戏说

洋泾浜者，中国之幅员也。居洋泾浜者，中国之子民也。地当中国，民籍中国，则万不能自外于中国也明矣。乃租界梨园，每逢国忌，唱演不息，此何故哉？谓开馆者非中产耶？固中产也。谓演戏者非中产耶？固中产也。谓听戏者非中产耶？固中产也。惟有洋捕一人，非中产耳。以一洋捕，故遂令开馆者、演戏者、听戏者从而洋之。噫，奇矣！开馆者、演戏者、听戏者岂尽娼优隶卒之伦、出洋捕下哉？即使其皆出洋捕下，要非披毛戴角之伦也。非披毛戴角之伦，万不能蔑视国忌者也。而竟蔑视之矣，官斯土者，何以不之禁耶？盖等若辈于披毛戴角之伦而不与较耳。然而不可不较也，假令有重于国忌之事，亦等若辈于披毛戴角之伦，听其唱演而不与之较乎？我日望之当轴者矣。嘉树堂稿。

此说由苏寄来，其言虽觉过激，其理何尝不是。谨查本朝忌辰，每年总共二十九日，每月遇忌停演多者不过七日，少者不过一日，至六月十月两月尚无之，倘通融办理，尚可日停夜演。现丹桂一园，每月停演日戏七

日，其他亦尚有停演者，亦何乐而不为？必求陷于无君之罪耶？试思洪逆^①陷金陵，刘逆^②陷上海之日，其中人民何等苦楚？今则居于光天化日之下，一切人等均得俯仰自如，何等快乐，岂非大清之德政哉？今仅言于其前代忌辰停止不演，亦何乐而不为哉？且令人皆称尔等操术虽卑，居心则高，又何乐而不为哉？更乌知夫今日停演，明日看戏者不且加倍乎？愿开戏馆者与有戏班者详细思之，勿负本馆之苦劝也。

（1874年3月10日《申报》）

劝子弟勿阅淫书淫画淫戏论

《书》曰“天道福善祸淫”，《训》曰“万恶淫为首”，是戒淫之文，先贤言之屡矣，且言之详矣，且言之痛切矣。自好者触目警心，或不作荡检踰闲之举，而自弃者每以为赏心悦目之方。如害人心术、大伤风化者，有淫书也，淫画也，淫戏也。三者并行于世而不悖，通行于世而弥彰。噫！可慨也已。

夫美人香草，不过文人笔墨，藉达柔情之缱绻，每多绮语之缠绵，赠物弹琴，借题写意，吟风弄月，赋物言情，但泡语锦花，已令人心摇目眩矣。等而下之，至于弹词俚语，俗引村言，绘来钻穴踰墙，历历在目，写出偷香窃玉，娓娓动人，粗鄙不堪，秽褻特甚，本不可出诸口也，而居然笔之于书焉。至于淫画淫戏，尤而效之，殆有甚焉。春苑秘戏，当场幻出淫情丑态，化日光天之下，为寡廉鲜耻之场，视听之余，心迷魄荡，而阴受其害者，世人每不及防维，久之，若火燎原，不可向迒矣。常见人家聪明子弟，阅之执迷不悟而手不释卷者有之，自戕其命者有之，其愚鲁质朴者，且效尤不悛，紊乱纲常，是为人父兄者，固未尝导其淫、诱其淫，而子弟之观淫书淫画淫戏而不知杜渐防微，直不啻父兄之诲其淫也，且迫其死，盈其罪矣。

兹不揣固陋迂拘，愿凡为人父兄者，随地留心，遇有此三者之弊，力挽而湔除之，虽不能尽绝根株，亦足以保全身命，且使少年子弟不至夭折之伤，自能诞膺多福，是于世道人心，岂浅鲜哉？予将拭目俟之尔。

（1874年4月8日《申报》）

论戏园

天地间一戏场也，古今事皆戏剧也，世上人尽戏伶也。宇宙中忠孝节义之事即世所扮演之好戏也，贪邪奸盗之人即世所扮演之淫戏也。世之人

① 洪逆，晚清官方对洪秀全的称呼。

② 刘逆，晚清官方对刘丽川的称呼。

茫茫碌碌，日日扮演真戏于天地之间，当局者反忘其为演戏之人，旁观者亦迷其为观剧之人，遂置真戏于不识不知，反流连玩赏于优伶扮演之假戏，故有妄拟为真而乐观者，亦有明知其假而禁止者。乐观者世人谓之痴，禁止者吾亦不敢谓其为不痴也。盖在乐观者之意，则曰观剧之举虽属劳神伤财，然亦有益人之处，大则可以尽孝养，中则可以寓劝惩，小则可以破忧愁，其他尚可以哀多益寡、用富济贫也。

曷言乎可以尽孝养也？人子当双亲垂暮之年，苟少具天良者，必求所以娱亲之道。若登山临水，作竟日之遨游，亲力已衰，何以堪此跋涉？妓馆博场为偶然之遣兴，道理不正，岂可藉以承欢？惟有戏园之地，一肩蓝舆，奉亲以往，所费无多，实可少慰亲怀。或值二老之寿期，或值四季之佳日，或值一家之多故，老莱子^①尚自着彩衣以戏舞，亦不过欲博双亲之一乐而已，何况仅费些须即可以娱亲者，何乐而不为哉？

曷言乎可以寓劝惩也？士人博涉载籍，固无须观剧而知善恶，若农工商贾妇人孺子毫无所知，常有观剧而兴起者。故昔人有因观《双冠诰》一出而能誓志抚孤者。吾颇有偏见焉，不但好戏不必禁，即淫戏而有报应者，亦不必禁，不然何以《左氏》犹录齐庄、棠姜^②之事，《卫风》不删《墙茨》《鹑奔》之诗乎？故戏似可不禁，惟淫戏之无报应者，禁之可也。

曷言乎可以破忧愁也？或因所谋不遂，或因远游他乡，或因劳苦终日，忧闷长宵，无可以解忧者，自有戏园之设，亦可藉为消遣之地，较之嫖赌之事，不至倾家荡产，伤生败名，故不但日戏不必禁，即夜戏亦不必禁，何也？农工商贾，日有正业，惟长夜无聊，始能为此耳。不但城中之戏不必禁，即城外之戏亦不必禁。说者曰：“城外若设戏园，宵小易生，奸宄常出。”然则无戏园之地，宵小奸宄皆无耶？恐亦未必也。且无戏园之地，人若欲为行乐之计，非嫖即赌矣。秦楼楚馆，无钱者尚不能至，若博场则无人不能入也。大以就大，小以就小，其破家亡身者实难枚举。盖因无钱者欲藉以起家，有钱者欲藉以益业故也。此宜禁实甚于戏园万万也。

曷言乎可以哀多益寡、用富济贫也？地方有一戏院，戏院内之人可以谋生不必言矣，即戏院外之人藉以获利者亦不知凡几。试观沪上之戏院，其余均不必言，仅小车一项，每日观者二次，往返四回，而小车之送往迎

① 老莱子，《艺文类聚》卷二十引《列女传》中的人物。为人至孝，年七十，父母仍健在。为孝养双亲，常身着彩衣，或为婴儿，或为禽鸟，以娱双亲。

② 棠姜，春秋时期齐棠公之妻，齐棠公去世后，新君齐庄公与之私通，引起喜欢棠姜的崔杼的不满，崔杼遂设计杀死齐庄公，专断朝政。事见《左传·襄公廿五年》。

来，其获利已不可胜计，是贫民之赖以养家糊口者不下万户。若看戏者，非有余之家，即有钱之客，从未闻有卖一物当一衣以博观戏之乐者。故闾阎之盈虚，贸易之消长，并不关乎戏院之有无也。为民上者不能博施济众以救贫民，犹奈何为守财之虏，以惜钱不肯使穷苦之民以甦困乎？此真令人不解也。

余在上海已历年所，前数年商贾兴隆，而戏院之设两倍于今日，而观戏之人每院皆有座上客常满之喜，今则戏院之闭歇业已三分有二，每院之座客亦甚寥寥。观乎此，已不胜今昔之殊盛衰之感矣。上海之衰颓如此，故戏院不禁而自禁，是他省地方有能添设戏院者，岂非地方之大幸哉？有地方之责者奈之何不思所以厚民生培元气，而斤斤禁此歌舞升平，鼓吹休明之举乎？即如上海前日新到外国巧戏，用于久乐园中开演一夜，竟以见势不能支，恐徒有搬演之劳而仍少热闹之利，忽已挈包而去，飘然无踪。由此观之，是果何待于禁哉？

（1874年11月3日《申报》）

劝戏园勿开演说

普天同哀之事，莫大于国丧，此际决不容有权宜变通之说，凡有血气者，食毛践土，何得少有异词？乃近日本埠因停止演戏，而各戏园主竟敢纷纷投稟，意请弛禁，荒唐妄诞，莫甚于斯。夫外国犹为半旗以示哀，而中国子民竟有如此狂悖者，此二百余年来罕见之事也。如谓歇业则糊口无资，试思上海各优，平日包银之巨，为天下所罕有，每人每年或千数百金，极小者亦数百元，鲜衣美食，俨同富家之翁、贵介之子。既无农家输漕之费，又无商人输税之事。且各署差徭皆不承应，光天之下优游岁月，频年之乐，为有目者所共知。乃甫经停演，便尔喧呶，其故何哉？《书》曰四海遏密八音。此事自古以来，经数千年奉行不悖，各优人当习业时，闻之亦熟且烂矣。且犹有说焉，本埠戏园生意之旺，惟新正为极盛。盖一年之计，全赖此时，今月将过半，诸店栈行号一律开张，已是周公所其无逸之时，并非召公泅免优游之日，即使官宪允准百日之期，屈指春光，九十业已消磨，将见作戏者尽管吐气扬眉，看戏者难免销声匿迹，生意清淡，不卜可知，反不如恪遵功令之犹得为良民也。本埠之仕宦绅商，既有身家，必知自爱，即贸易中人，大半捐有顶戴，亦决不肯冒大不韪之名，入园看戏，见讥于中国之人，貽笑于外国之人也。藐尔优伶，跃跃欲试，曾亦熟思而审处之耶？持正人稿。

（1875年2月16日《申报》）

论禁止音乐事

天下责人以循礼合义之事欲博一己之得美名，必先使众人之无实害。若不揣其本而但齐其末，不顾其事之能行与否，而必欲强而行之，则众人之实害立至，而一己之美名亦不可得，如国丧必欲禁止音乐三年之事是也。

《书》言：“放勋殂落，三载四海遏密八音。”此万代至美之事，亦万代当法之事也。乃前乎尧者未尝有，后乎尧者亦未尝有，何也？盖尧之为君，孔子称之曰大，至舜则但曰君哉舜也，尧德之大，万古无及，而舜之绍尧，又以德选而升者，其居尧之丧，必有大异于人之处，故能使三载四海遏密八音。一则思念旧君之德泽而不能忘，一则仰见新君之哀思而不忍悖，故舜禹以后，亦不能有此，何况后世哉？即如三年之服斩衰，古人行之于君父，是以三年之丧，为贵贱之同礼，亦古今之通义也，然其事实有难言者。盖三代以前，大夫以上，则皆世其爵士，虽不世官，而亦世禄。庶人则世受井田，父死之后，子得承袭，每年禄耕所入，足以养赡身家，故上下皆能持三年之服，守三年之丧。古礼所载，居丧之时，惟兵革之事，可以墨经从戎，其余各事，虽君上亦不强使与列，以夺人子之情也。夫欲行丧礼，必先自持服始，古人三年之丧服，虽时有变更，然皆不离乎衰经，时时见身衣衰经，虽欲居处安、食旨甘、闻乐乐，而自有所不忍也。

自秦始皇尽废古制，汉文帝诏行短丧之后，虽晋武帝以天子之尊，欲复行三年之丧，而臣下均请仍依汉制者，岂当时之臣工尽属不孝之人哉？盖三年之丧，岂有天子一人独行之，而臣民可以不效行者乎？若欲天下皆行而臣民均无世业，父死之后，一家之人皆赖其子一人所养赡，身服衰经，岂能出外谋生？欲行丧，则阖家皆须饿死，欲不死，则三年何以支持？故间有能行持服庐墓诸礼者，朝廷遂旌表为孝子。然则未经旌表者，皆为不孝之人乎？嗟乎！谁非人子，谁无父母？岂有天下人子皆欲靳三年之爱、于其父母同甘为不孝之人乎？此亦为时势所迫使之，不得不尔也。

至于三载停乐，此亦能行之于中古而不能行之于后世也。古之所谓八音者，古乐也，非后世之优伶吹唱也。惟在上之人祭祀之时，事神祇则用之，朝聘之时，飨宾客则用之，其他如婚丧诸事皆不用也。若庶人之家，更皆不用也。礼不下庶人，岂有乐反及庶人乎？而且掌乐之官有禄于朝，掌乐之伶亦食官饩，无论遏密三年，即令遏密百年，亦无不可。譬如今之太常乐工以及各省宪署所用鼓吹，三年之内，虽不作乐，其工食仍然照给，伊等求其遏密亦不可得。至若民间演戏之优伶，与雇用之乐工，平时

禁止，不令学习此业则可，既无是禁，故每遇国丧，部议亦仅令民间百日停止音乐。盖深知恃此以营生者实繁有徒，故不欲设厉禁以害众生也。余生遇国丧七次，仅见京师停止演戏，若百日之外，音乐亦不停止。京师以外，则演戏亦仅停止百日。故每遇此事，而京师之优伶纷纷皆往保定、天津等处糊口，何况外省？此实朝廷宽大之恩也。亦以为秦废古制，三年之丧，子且不能尽礼于父，汉诏短丧，三年之丧，臣且不能尽礼于君。夫以臣子不能尽礼于君父者，而反欲以唐虞至美之事，责之于优伶乐工，岂非舍本而逐末乎？若如上海之戏园，并百日亦不愿停止，亦未免太悖也。倘于去腊悬牌曰：“元旦开演，俟哀诏到日，即行停止。”官宪尚可置之不议不论，今忽而停演，忽而开演，且开演而又滋事，官宪安能再装痴聋乎？自今以往，各戏园均当恪守功令，静候百日期满，再恳官宪宽大之恩，慎勿再蹈覆辙，以至干宪怒而滋人言也。

(1875年2月20日《申报》)

劝妇女勿轻看戏说

演戏不知昉自何时，或谓偃师陈诸技于周穆王前，舞女流盼，是即戏之权舆。然究系傀儡登场，犹木人头戏耳，非今之戏也。至孙叔敖死后，其子贫苦不堪，优孟特假衣冠而扮演之，似为戏之所自始。由是此风盛行，唐则有梨园子弟，欧阳公作《五代史》，特立《伶官传》。今则各城镇遇有赛会等事，靡不演戏酬神，而京师上海等处，又各设戏馆，备人行乐，居然成一行行业，当道官宪亦从未禁止，诚以忠孝节义之风，曲曲传出，足以感人心志。即奸淫邪盗诸戏，亦报施不爽，观之者得以潜移默化，是亦寓惩劝之微权也。所以世族之家，无论男女，均可观眺，从无有罪之者。第昨据友人来言，前晚有某宦因新正无事，携同眷属，赴戏园观剧，而戏房内诸伶竟敢手持千里镜窥探，评鹭妍媸。夫缙绅家妇女，原系大家风范，无不可以见人，而戏有戏规，在诸伶究为越礼。且当共睹共闻之地，以名门淑质，为优伶指视，是非看戏而为戏所看矣，亦奚取焉？且每夜戏园中除男客外，大抵女妓之出局者居多，与若辈杂厕其间，犹之鹤立鸡群，更失身分，苟得齐心裹足，殆亦闺范之所宜然欤？冷眼旁观客稿。

(1876年2月9日《申报》)

书《劝妇女勿轻看戏说》后

昨阅冷眼旁观客所论《妇女勿轻看戏》一则，苦口婆心，言言中肯，无论大家小户，均宜奉为闺箴。但客之所言，仅计及一面，而非顾及面面

也。盖妇女看戏，原系随时行乐，为历来所勿禁，今使以优人之轻侮，遂致裹足不前，绿窗默坐，值此良辰美景，亦不得游目骋怀，一豁怀抱，则为男子者何其乐，而为女子者又何其苦乎？仆闻以千里镜照看内眷一事，实发端于金桂轩茶园，而为众目所共见者。似此情形，实有玷于戏规，而为各处戏园所罕见矣。惟愿开张戏园之主人并掌班之老板，亟宜整顿规条，善为劝戒，俾以后尽遵约束，勿再唐突，实为盼切。设以客言为河汉，仍蹈故辙，势必名门淑媛，俱相戒不来，而戏园之生意亦从此减色矣。岂不惜哉！仆因客所言者专为妇女设想，而不筹及于戏园，故特赘数语，务祈即日登报是幸。煮石道人来稿。

（1876年2月11日《申报》）

论 禁 戏

人生可以取乐之事本非一端，要视乎其人何如耳。人之有志于圣贤者，则以学道为乐，有志于利济者，则以为善为乐，有志于材艺者，则以读书为乐，有志于显扬者，则以仕宦为乐，此皆人之上焉者也。次则志在恬淡者，藉琴棋书画以为乐。下则志在纷华者，因嫖赌吃著以为乐矣。至于观剧一事，其素性不喜者，悬戏在其侧，亦不欲观，其素性若喜者，固不论富贵贫贱知愚贤否老幼男女，一闻有戏，不拘何地，皆趋之若鹜，赴之恐后，一律望观也。

若夫演戏固歌咏升平之意，亦献寿公堂与民同乐之一道也。或值丰年，演以酬神，或当万寿，演以报君，或因舞彩，演以娱亲，或有喜事，演以宴宾，此常事也，故功令亦不禁之。然此种事岂能日日常有，而伶人业此原藉以糊口养家，时常无事，其资从何而得？故不能不设法开馆以卖戏焉。昔时戏馆之设，惟京师、保定、天津、苏州数处，余则未闻。然予少年在滇时，往往在小县山乡，居然有借庙中戏台演戏以卖钱者，往观者每人给钱不过十文，而伶人亦可因此以免冻馁，从未闻有滋事之时，亦足见昔日云南民俗之厚也。自通商之后，凡西商租界皆许伶人设馆演戏卖钱，始则创于香港，继则及于上海，后则至于镇江，今则又闻宁波亦有戏馆之设。盖缘西人以观剧为至乐，故西官推己及人，于此事不设厉禁焉。兹闻镇江之戏馆因折耗业已停止，宁波之戏馆又因官宪恐生事端，禁止开设，并闻广东省垣近日亦禁止不准演戏。故省城之人有附轮船赴香港以观剧者，本馆均已录之于报。

昨闻西人言曰：吾国在上之人惟恐世人无取乐之事，中国在上之人惟恐世人有过乐之端，故西国各处皆有公家花园、演唱戏馆以及各项可乐之境。即如西人之在中国各处亦均有之。至于西伶演戏，时去时来，不一而

足。且有富大贾在西人戏馆之中，自行登场演唱各戏使众纵观以取乐者。故现闻华官禁止演戏，西人皆不以为然。夫华官之禁戏，恐其滋事也。第京师各处以及香港、上海，从未闻有因演戏酿成大案者，惟在各官设法以禁无赖之滋事，何为禁止演戏也？若欲禁止演戏，必使已能演唱之伶人有所位置，令其改业，未能演唱之伶人不准学习，另为他图而后可。否则一省之赖此以活命者不下数万人，一旦绝其生路，懦弱必成饿殍，强悍者必尽为盗贼，岂不更致多事哉？吾闻此语不禁有感矣。夫地方之可以滋事者，岂独戏馆哉？而妓馆、赌馆其尤甚焉者矣。乃妓、赌二馆往往难禁，由于一切人等或因之以得陋规，或藉之以为生财，故或使官不及知，或致官不能禁。若戏馆之往观剧者，不但不能得钱，而且反致失钱，故欲官禁之也。虽然，汪龙庄^①先生有言，官须已做。何以今之为官者反致为人所役？岂不大可惜哉！然前在轮船见一广东疯癫之人，询其同行，其病因何而得。曰：“彼向无此疾，因一日观剧回家，忽得此症，医治多时，毫不见愈，实不明其何故也。”今各处官长之禁戏，或系闻此人得病之由，故尔禁之。是亦爱民之一道，未可厚非也。不然世之滋事之地，不独演戏一事，何以独禁演戏？使居家无事在外久游之人无可取乐之地，皆竞趋赴于妓馆而荡产丧资，或生风流之疮，或致累继之系也，不亦偏乎？

(1876年10月18日《申报》)

论宁波戏馆事

歌咏太平，本属盛事，故自古及今，均有优伶隶为乐籍。第古时尚有伶官之设，而玩世不恭之贤士，往往降志辱身以隐处于其间，此《简兮》之诗所由作也。后世始列此为贱役，不令与士大夫齿。自唐明皇帝另设梨园子弟，不使隶于太常，惟供奉宫中游宴之乐，此即今之演戏伶人所由始矣。后唐庄宗，最喜伶人，称为伶官，与宦寺相等。然其中如敬新磨诸人，常效法东方曼倩^②，以谏讽感悟其主，故一时之官民，每赖其戏言感动庄宗，以免其罪，是伶官之中亦何尝无人也？嗣后由宋迄明，乐籍之中，男女并列，所可惜者，常以忠臣义士之后裔子女发入其中，未免酷虐耳。本朝龙兴，革此弊政，大典举行，所用之乐，则隶于太常，大内游宴所用之伶，则隶于内府。至于民间，自京师以及各省，无论通都大邑，海

① 汪龙庄，汪辉祖（1731—1807），字煥曾，号龙庄，浙江萧山人。乾隆四十年进士，曾入佐州县幕长达30年，持正不阿，为时所称。曾任宁远、新田等县知县，亦有政声。著有《学治臆说》《佐治药言》《元史本证》《读史掌录》等。

② 东方曼倩，东方朔（前154—前93），字曼倩。西汉平原厌次人。曾任常侍郎、太中大夫等。性诙谐滑稽。

滢山陬，均准习为伶人，演唱历朝君仁臣忠、父慈子孝、兄爱弟敬、夫正妇顺、朋友信义诸故事，劝善惩恶，亦足为教化之一助。大则庆贺万寿、报赛神祇，小则为亲祝寿、遇庆乐宾，皆准演戏。及至伶人无事，开馆演戏，国家亦无厉禁，其顺恤人情者至矣。惟视伶人为贱役，不准本身及子孙入仕与试而已，其余则皆不禁也。尝闻雍正年间，有山东巡抚某品行不端，为人论奏其事，尚未发作，而某不知也。又有某令官声颇好，已为宪庙所知，又为东抚所恶，适因母寿演戏，东抚藉此遂上弹章，并胪列他款，奏请革职拿问，实欲锻炼以陷害之。当奉宪庙朱批，大略云：歌咏太平，本属盛事，况系该令为母祝寿，不过欲效莱衣戏舞故事而已。该抚据此即上弹章，大有作福作威之意，该抚着即革职，该令着毋庸议，以为擅作威福者戒。传者谓为实有此事，惜余未经恭读宪庙朱批圣谕全书，不能指其姓名耳。足见国家驭下，断不愿为拂情之事，所以不禁演戏者，一以广伶人谋生之路，一以宽民间作乐之方耳。

现接宁友来信云，宁波欲设戏馆，当道必欲禁止，已屡登前报。但宁波最大之害，莫过于买空卖空、演花鼓戏二端，当道虽欲禁止，民间阳奉阴违，余如各种赌场，亦尚未能一律禁绝，而独专心致志于禁开戏馆者，何也？惟是戏馆之设，京师为最，次则保定、天津、苏州亦然，余如省城市乡村亦均有之，租界如镇江、上海皆有数处，均未闻有禁止不准开者，何以宁波必欲禁止乎？若谓恐其滋事，则各处戏馆并未酿成大事者，若谓宁人喜事，则宁郡演戏亦未闻酿成大事者。且可令开戏馆者具结，若至滋事，必须重办严禁，亦无不可，何必先行逆亿也。

夫开设戏馆，原为歌咏太平之盛事，而当道竟视若为非作歹之大事，其欲禁止，更甚于教匪盗贼娼赌诸事，何也？既绝伶人谋生之路，又杜民间作乐之方，恐非国家准人为伶、许世演戏之本意矣。愿宁波当道者详细思之。

（1876年12月29日《申报》）

论 禁 戏

凡各省府州县以及乡镇村社，遇岁晚务闲、力作休息之际，醴金赛神，群聚饮福，或演戏酬报，以为一年勤劳，值此闲暇，恣意行乐耳。考其缘起，即古人吹豳饮蜡之遗风，而演剧则后世所增，然不过一岁之终，农隙之时。自城乡社堡庙宇日多，所供之神，祀典不载，群相戏弄，以为某神司某事业，某者宜祀之神有诞辰，神之偶亦有诞辰，不特杀牲祭报，必演戏以祀之，台上奇怪百出，台前男女杂沓，神居其上，灵爽式凭，而妖淫之戏，伤风败俗之事，毕现逼肖，亦与教忠教孝惩恶劝善之剧并陈于